

來果然在二百二十餘尺處噴泉湧上，水勢兇猛，每分鐘可汲出一百加侖，適如猴兒所見，而此山遠處，亦果有一湖，名曰清湖（Clear Lake）

猴兒一步出萬佛城外亦一如常人，全無異象，慢說是地下三百尺，三分也看不到的，此種奇怪現象，將如何解釋？百思千思也不知其由，萬佛城，金山寺，無人不知猴兒這些怪事，人人問我如何修得，我無以置答，連坐也坐不好，猴頭腦，修了什麼？經又不曾唸，心又不正不定，有什麼境界？若說我有本事，却又看不見自身，看不見做生意會大賠本之事，煩惱無窮，這是有修爲的人嗎？我天天都在憂心懊惱，生瞋生念，這是佛弟子嗎？兒是無法解釋那些異象的，奇怪的是，只有在接近佛界之時，例如在萬佛城金山寺拜

唐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

謝冰瑩

（續上期）

張太守非常尊重鑑真和尚，吩咐自太守以下，到豐正官職爲止，每人輪流地請客供養衆僧，太守說：「您知道嗎？這次大和尚同各位法師到敝州來，就像優曇鉢羅樹一樣，這種樹三千年開一次花，所以我們祇能見到它結的子，不能見到它開花。我們得遇大和尚也這樣，真是千載難逢的呀！」這裏真有優曇鉢羅樹，樹葉紅色，圓形，葉長一尺多，果實呈紫紅色，吃起來，氣味又香又甜。當時州城失火，開元寺也被燒掉了；鑑真大和尚接受張太守的請託，發起重新修建該寺。這消息傳到振州，馮別駕就派遣一批奴工，各人背負一根椽木送到岸州，交給和尚，作爲協助建寺材料。一連三天，椽木方才送完；即日動工，建築佛殿、講堂、佛塔、佛寺，一切完工了；但椽木還有多餘的，就把剩下的材料，塑造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金色釋迦牟尼佛身像，工程圓滿的那天，

佛，才有這些奇境出現，一離開，兒就比全世界人都蠢笨，連個碰上面來的人都看不清的，連一加一也會算成了等於三，連日常的生活世事都應付不來，您評評看，兒是什麼一回事？若有大德指示，最爲感激！

那打井公司技師，向兒要了地址，說將來再去別處若有困難，再來請教云云。真是要命！他哪知道我不是地質學者呢？又那知我一出萬佛城外就其蠢如豬！

長老不喜歡兒多嘴，告誡勿多言，但兒想此事，與其說是我有何能，不如說是佛力所使，莫非假我此一朽料來顯示佛法之一端耶？我豈可畏懼世人之譏疑、嘲笑，而不奉聞於世人？區區之一點微末文名，又值幾何？我自知，金山很多人亦知，不是假造的，就有人笑我又何妨呢？

大開法會慶祝，敦請大和尚說法，替佛像開光；並且登壇傳授戒律，演講律儀，廣度衆生。法會完畢，鑑真和尚告辭太守以及地方僧衆、人民，繼續遊化地方。張太守並委派澄邁縣縣長，準備船隻，請大和尚坐船；臨走前，太守親自率領文武官員和民衆相送。船上經過三天三夜，抵達雷州；由雷州經羅州、并州、象州、白州、饒州、騰州、梧州、桂州等地，各州地方官府和僧伽、道士，以及地方父老等都來歡迎禮拜，供養奉承的事太多，真是不可勝記。

始安郡都督——即受封爲上黨公的馮古璞先生，聽說大和尚來到始安郡，就率領僧人和人民等，出城迎接，馮都督行的是五體投地的接足大禮；遂引導進入本郡開元寺住宿，那天正當該寺新建的佛殿舉行落成典禮，香爐中的檀香乍爇，善男信女奉獻的鮮花，香氣充滿了全城。城中所有的僧伽和信徒，大家手中高舉着幡幢，擎着爐香，口唱讚詩，排成行列，雲集本寺；各州各縣

的地方長官和民衆，到這裏進香的很多很多，把個大街小巷，擠得水洩不通。寺中的鐘鼓聲，讚佛聲，隨着香客的祈禱聲，日夜不絕。馮都督來了，他親自動手煮飯做菜，供養僧衆，廣種福田；並且請大和尚替他傳授大乘在家菩薩戒。受戒以前，吩咐傳出命令；以一種考選辦法，頒行都督轄境內七十四州所有文武百官，統統參加考試，把那些錄取品性、學問都很優異的官員，集中開元寺，跟隨都督一齊受戒爲佛門弟子，這次受戒的人很多。

大和尚在這裏住了一年，又前往廣州去了。臨走前，南海郡大都督五府經畧採訪使攝御史中丞，廣州太守盧煥，爲了崇敬和尚，曾下達一道特別命令：所有在他統轄境內的各州縣地方官員，沿着道路，就地舉行歡迎大會，一步一步地歡迎大和尚來廣州。當和尚告別始安郡地方官紳人士，前往廣州的時候，馮都督親自前來送行；並親自攙扶和尚上船，他用淒涼的語氣說道：「古璞和您以後到極樂世界再相見吧。」說罷，在悲痛涕泣中分別了！大和尚的船就從桂江順流而下。

和尚的船經過七天才到達梧州，次日到了端州，上岸住在龍興寺。在這裏，榮睿法師忽然得急病圓寂了！大和尚哀悼異於常情，只好把喪事料理以後才走。到溫州時，太守舉行歡迎大會，迎接引導送到廣州；廣州的盧都督，就率領本地寺僧和官紳人民到城外來迎接，由此可見盧都督尊重和尚的虔誠。當下把和尚引導進入大雲寺住宿，又依照規矩，實行袈裟、床舖、飲食、藥品等四事供養，選擇好日子，建築傳戒用的壇場，恭請大和尚登上戒壇，主持傳受戒律的典禮，受戒的人也有很多。這寺中有兩株阿梨勒樹，果實的形狀像大紅棗；又寺中有胡人（按係印度人），他們正在用白檀香木，依據「大方廣佛華嚴經」彫刻九個曼陀羅之變化形相。這工程相當大，光只工人和彫刻師就有六十人之多，預計要三十年才能完成，經費預算是三十萬貫錢。

大和尚在廣州住了一段時間，計劃往印度去；採訪使爲

了大眾的利益計，想挽留大和尚；但又不敢利用自己的權力來強迫挽留，只好向皇帝上奏章；皇帝果然准許，就頒發聖旨一道，勒令大和尚留住廣州開元寺，以便利南方人民供養。這次因奉聖旨的緣故，本地官員誰也不敢得罪，對於和尚的生活供給，都用七種寶物來代替了；開元寺立刻雄偉、威風，嚴肅起來！這真是想像不到的呀！

廣州有印度宗教——婆羅門教的廟宇三所，婆羅門教徒與佛教僧人共同相處，感情甚爲融洽。婆羅門寺內的水池中，有一種名貴的青色蓮花；花、葉、莖、根都是一樣的芬芳濃郁，同別的蓮花比起來，就顯得奇異非常。

廣州港口，停着很多商船：計有婆羅門船，波斯（伊朗）船、崑崙船，這些船多得不知其數。船上裝載的香料、名藥，和珍珠寶物特別多，堆積得像山一樣的高大。船的吸水量都有六七丈深。廣州的人口也很複雜：有獅子國（錫蘭）人、大石國（阿拉伯）人，骨唐國人，以及從雲南一帶來的白蠻和赤蠻人。人的種類雖然很多；但是因爲經營交易的關係，所以彼此互相往來，比鄰而居，都很和睦。

廣州是南方一個大城市，形勢險要，所以城的周圍有三重城牆，非常堅固嚴密。在武力防衛方面，設有都督府。都督盧煥，統領六面大軍旗的兵力，每旗一個軍，共六個軍，他威風凜凜，簡直同皇帝差不多。每逢閱兵大典時，紫色的和紅色的旗幟滿城都是，居民被逼得側着身子，在街道的旁邊通行。

大和尚在廣州留住一年，才辭別地方官紳和寺僧，以及父老等，往韶州（廣東曲江一帶）遊化。臨行時，全城的人都來送行，一直送到很遠的地方才回去。這次是坐船去韶州，在江中，走了七百多里才到韶州；上岸在禪居寺住了三天，韶州的官員知道了，又來禪居寺迎接大和尚，改住法泉寺。這法泉寺，原來是武則天替禪宗六祖惠能禪師所造的廟，禪師雖然圓寂了；但是他的影像，還留在法泉寺；以後又把這幅影像，移到開元寺去了。

日本普照法師，就在法泉寺辭別和尚，單獨地向梅嶺以北的江西一直回到明州阿育王寺去了。那年正是天寶九年，普照法師

臨別的時候，和尚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淚悲慟地對他說：「爲了傳授戒律的事，我會發過誓願，要過海到貴國去；但是，幾次都被風浪阻止，無法去日本；現在我的本來誓願，還沒有實現，你就要分手，我的感慨和傷心，實在無法形容！」

普照法師走的時候，正是炎熱的季節，大和尚受了幾次炎熱的襲擊，兩眼的視線，慢慢地模糊起來，非醫治不可了；恰好這時有一位外國人，他說會醫治眼疾，於是就請他治療；不料在醫治的時候，眼睛完全瞎了！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打擊！可是大和尚並沒有灰心，他在眼睛失明以後，仍舊繼續巡禮遊化。經過靈鷲寺，又到達廣果寺。在這裏登壇傳戒一次。後來又到了貞昌縣，度過大庾嶺（即江西贛南區大庾縣的梅嶺），到虔州開元寺住宿。僕射鍾紹——京城中左宰相，也到這裏來了；他知道和尚住在開元寺，就來請和尚到他的官邸去設立戒壇，替他受戒。不久，他離開虔州，坐船去告州。有一天，祥彥法師在船上端端正正地結跏趺坐，他問思託：「和尚睡了沒有？」思託答：「正在睡，還沒有起來。」祥彥又說：「我現在要圓寂了，請你替我向和尚告別。」

思託聽到他要死，急忙通知和尚，和尚立刻起身，焚起檀香來，吩咐拿一張小桌子，斜曲地放在祥彥面前，叫他倚靠桌子，面向西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祥彥依靠桌子唱佛一聲，即端坐寂靜，默然不言！和尚叫喚祥彥，不見回答，知道他已經圓寂了，和尚與衆僧，都悲慟得不住地念佛號。

這個時候，各州縣地方的出家僧伽和在俗信衆，風聞和尚已由嶺南回到嶺北來了，四方的人士，如飛一般地跑來，齊集在和尚住所禮拜候問，每天經常有三百人以上來瞻禮老和尚。拜佛的男女，人山人海地擠得水洩不通；供佛的禮物，密密麻麻地擺得滿桌都是，襯着那各式各樣的精巧美觀的紅色供具，在香煙燭光中一閃一閃地發光，更顯得金碧輝煌。和尚在這裏住了很久才走。依舊從水路向江州進發，後來

又上廬山巡禮，住東林寺。這寺是晉朝慧遠法師所住的地方，當年慧遠法師在這裏建立戒壇，傳授戒律；傳戒的那天，忽然天降甘露，因此世稱這個戒壇爲甘露壇，一直到現在還存在；天寶九年，又有志恩律師在這個甘露壇上傳過一次戒，也同樣地感動了天帝，降落甘露，出家僧衆與居家俗衆，都看見了這種瑞應，大家都贊嘆志恩法師的修行，可與慧遠法師的修行並稱。大和尚想着這些勝跡，竟也留連忘返起來，在這裏住了三天，才離開廬山向潯陽的龍泉寺而來。這個寺，也是從前慧遠法師所建立的，當時寺建好後，沒有水吃，因此慧遠法師就祈求菩薩說：

「假使此地能夠建寺住僧的話，應當就地湧出泉水來。」說罷，就用錫杖擊擊地；忽然有兩條青色的龍，隨着錫杖從地面出來，泉水就隨龍後向外飛射地湧出，從此，這裏不再缺水了，現在泉水依然長流，水深三尺，龍泉寺亦因此得名。

和尚遊完了龍泉寺，又率領一班門徒，由陸路到江州城。太守知道和尚來了，趕緊用追趕的方法，集中州內所轄各縣地方的寺僧尼姑，和道觀中的道士女官，以及州縣中各階層的官員和地方民衆，捧着鮮花，奏起音樂，排成行列，前來歡迎和尚。爲了方便本州人民供養禮拜起見，大和尚停留三天才走。臨行的時候，太守親自從潯陽送到九江驛站（舊時傳達公文的中途住所），和尚向太守告別上船。走了七天，抵潤州江寧縣，住在瓦官寺；這寺中有一座幽雅的高樓，名叫寶閣，和尚曾登閣遊玩；閣高二十丈，是南北朝時代的南朝梁武帝所建造的，到現在有三百多年了。因年歲過久，有小部份傾斜損壞；相傳以前有一天晚上，忽然遭受強大的暴風吹襲，吹了一晚，直到天明，寶閣依然無恙，有人發現閣下四個角的旁邊，有八個神的足印；足印長三尺，踏進地下三寸深；後來就塑四尊神王像，分別站在寶閣四角，用手扶寶閣；那八個神王的足印，到現在還存在。昔日的梁武帝，是一位尊崇信仰佛法的帝王，他興建了很多佛寺，到今天還留存的計有江寧寺、彌勒寺、長慶寺、延祚寺，各寺建築得非常的雄壯大方；而且威武嚴肅，所有彫刻，更是精細巧妙，真是極盡藝術之能事。

這個時候，和尚的高足弟子靈祐法師，奉到和尚回來的消息，就老遠地從棲霞寺前來迎接，一見和尚，即五體投地的（頭與四肢稱五體）禮拜，兩隻手接着和尚的雙腳，再三悲哀涕泣地嘆息說：「自從大和尚向遙遠的東海去後，我就覺得這一生恐怕不能相見了；現在能在這裏再見到您，真像瞎眼的烏龜，忽然開了眼睛，又看見了太陽一樣！從現在起，我們傳戒的燈又重新明亮了；昏暗的道路，又光明朗照了。」

當即引導和尚回到棲霞寺，住了三天，和尚却要下攝山回揚州去，過了江，到新河岸邊，從長江尋船，到既濟寺停住。江都縣一帶的僧尼以及善男信女，知道和尚經過，大家都跑來禮拜，道路爲之擁塞；還有從江中划船來慰勞和尚的，滿江的船，一艘連接一艘地前來禮拜；大和尚知道羣衆對於佛法的熱情難予推却，就吩咐停船，入城住在龍興寺。

大和尚從南方的振州，回來揚州，一路上所經過的州縣，到處設立戒壇，傳授戒法，沒有一處空身走過，失去傳戒的機會；現在回到揚州了，仍舊在龍興寺，崇福寺，大明寺，延光寺等地方講戒律，傳戒法，就連片刻的時間，都不願停止間斷，大和尚弘揚佛法的偉大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以前光州地方，有一位道岸律師，真是世上的英雄人物，他以卓絕的才能，繼承律宗家風，使戒律獨樹一幟於天下；他爲了弘揚戒律，足跡遍滿全國，當時有四百多州，都尊奉他爲傳授戒律的主要人物。道岸律師圓寂後，他有一位弟子，就是杭州的義威律師，也是一位傑出的人才，他的大名很響亮，會震動四方邊遠之地；他的道德很高尚，各州地方，也同樣地推崇他爲標準的傳授戒律的師父。義威律師圓寂後，到開元二十一年，這時大和尚年紀剛滿三十六歲，所有淮南道（即淮河以南各州縣的行政中樞）轄區內，長江左岸一帶的出家僧家中，能夠甘守清淨，嚴格恪遵戒律的人，獨有大和尚一人，所以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信徒，都一心一德地皈依他，推崇他爲傳授戒律的大師。

大和尚的道德名望一經傳揚，人人都來聽他講經傳戒，因此講演的次數就多了，前前後後把那三藏大法中的律藏，以及有關解釋律藏的文疏，足足講了三十遍；又講演戒律的鈔錄述作七十遍，輕戒及重戒律十遍；又講演四分律的刪補隨機羯磨文疏（羯磨者受戒懺悔的一種儀式）十遍。大和尚除了講上述種種戒律外，並且修行戒、定、慧三學（戒者，遵守所持的戒律之謂，能堅守戒律不犯，即能因戒得定，故定從戒得；心既定了，則吾人本有之眞智慧就可顯現）。他老人家的佛學造詣，非常廣博精深，五乘（人、天、聲聞、菩薩、佛）佛法，均能通達無阻礙。（未完待續）

卍 卍 卍

本刊各地流通處代贈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本刊代贈「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以來，備受讀友歡迎，函請寄經者，極爲踴躍，外埠讀友亦多函詢請經辦法。茲經委請本刊外埠各流通處代爲贈送，凡外埠讀友，請附當地回郵，就近向下列各流通處函索：

紐約：紐約美國佛教會 敏智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S.A.

檀香山：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 知定法師

Chinese Buddhist Ass'n of Hawaii
42 Kawanakoa Place, Honolulu, Hawaii 96817, U.S.A.

加洲：Rev. Miu King

12150 Skyline Boulevard Oakland California 94619 U.S.A.

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upla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佛聲法師

菲律賓：信願寺 1176, Nari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教書店